

原著：〔元〕马致远

改编：夏连保

汉宫秋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

白话小说



山西古籍出版社

RESEARCH
REPORT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THE FUTURE OF THE FUTURE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张裔 主编

汉宫秋

山西古籍出版社

社 长 张安塞
总编辑 孙安邦

中国六大古典悲剧白话小说

张裔 主编

汉 宫 秋

〔元〕马致远 原著

夏连保 改编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 1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字数：17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

ISBN 7—80598—252—X

I·128 定价：10.00 元

汉宫秋

前言

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取材于王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关于这部杂剧，研究者一般认为它是一部爱情悲剧。其实，这个剧本既写出了封建君主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悲剧，也包含着有关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些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内容。

王昭君出塞的事件，见于正史记载的，最早是班固的《汉书》。《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记载的大致情节是：西汉竟宁元年（前33年）春正月，匈奴郅支单于败后，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入朝，元帝以待诏掖庭王嫱赐呼韩邪为阏氏。呼韩邪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王嫱入匈奴后，号宁胡阏氏，生一子。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呼韩邪死，复株鞮若鞮单于立，成帝尊重匈奴习俗，复令王嫱为复株鞮若鞮单于阏氏，生二女。这是最可信的历史记载。根据正史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汉强匈奴弱，昭君出塞，是汉元帝主动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强兵压境下做出的被迫选择。

汉代以后，笔记小说和文人诗词，都经常提及昭君的故事。其中，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一作西汉刘歆撰）记载这一事件时，增加了画工图形及毛延寿、陈敞、刘白等画工多人因受贿作弊而同日弃市等情节，但比《西京杂记》稍后的《后汉书》却并未采

用这一说法。可见《西京杂记》的记载或许只是出于传说，并不一定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然而，这种传说却被后来的笔记小说和文人诗词广泛采用，而且还把受贿作弊的画工典型化为毛延寿一个人。于是，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意义。

到了唐代，昭君出塞的故事已演变得距离历史真实甚远。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代《王昭君变文》，应当是昭君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的重大发展。《王昭君变文》一反正史的记载，把元帝时代的民族关系描绘为匈奴强大，汉朝虚弱，把昭君出塞看作是朝廷屈辱求和的表现。其中，叙述了画工图形，单于按图求索，以及昭君到匈奴后，因思念乡国，愁肠百结，直至染疾身亡等情节。马致远的《汉宫秋》就是在《王昭君变文》的基础上，汲取历代笔记小说、文人诗词和民间讲唱文学的成就，然后确定自己的创作意图，构思剧本的情节和人物的。

马致远在《汉宫秋》杂剧中，别出心裁地把汉元帝作为全剧的主人公，特别渲染了匈奴以强凌弱的气氛。如描写匈奴使臣来到朝廷之上向元帝索要王昭君时，竟然敢于当面向元帝说：“（单于）特遣臣来，单索昭君为阏氏，以息两国刀兵。陛下若不从，俺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下，以决胜负。”面对强敌，尚书五鹿充宗却只能规劝元帝说：“陛下割恩断爱，以社稷为念，早早发送娘娘去罢。”元帝束手无策，只得将昭君交给匈奴使臣，“凭佳人平定天下”。这就反映了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深刻揭示了产生爱情悲剧的根源。

马致远之所以在杂剧中这样处理剧作的矛盾和冲突，是与他生活的金元之际国内民族矛盾息息相关的：金宣宗时，成吉思汗兵围中都，金王朝曾被迫以岐国公主和亲；元世祖时，伯颜丞相兵围临安，曾向南宋王朝强行索要了大批宫女；灭南宋时，更是

掳掠了大批后妃宫女北上等等。只要我们了解了金元之际的这些社会和民族矛盾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在《汉宫秋》杂剧中，马致远为什么要对全剧的矛盾和情节做这样的安排了。其目的无非是想激发当时生活在金元之际的汉人，使之回顾南宋灭亡前后的痛苦经历，以借他人杯中之酒，浇自己胸中块垒而已，这一点，对于深化作品的主题，启发人们深入思考金元之际国内民族斗争的历史性变化，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汉宫秋》杂剧所揭示的爱情悲剧的历史根源，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才导致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衰败，造成了敌强我弱的局面，从而才导致了这出悲剧的发生。原剧汉元帝一出场，就自夸道：“自朕继位以来，四海晏然，八方宁静。非朕躬有德，皆赖众文武扶持。”因此，他便发愁起来：“自先帝晏驾之后，宫女尽放出宫去了。今后宫寂寞，如何是好？”而作为朝廷大臣的中大夫毛延寿是个什么人呢？他在自报家门时说：“为人鹬心鹰爪，做事欺大压小，全凭谄佞奸贪，一生受用不了。”又说：“因我百般巧诈，一味谄谀，哄得皇帝老儿十分欢喜，言听计从，朝里朝外，哪一个不敬我，哪一个不怕我？我又学得一个法儿，只是教皇帝少见儒臣，多昵女色，我这宠幸，才得牢固。”汉元帝沉醉在太平天子、风流皇帝的美梦中不能自拔，自从他见了王昭君后，便“如痴如醉，久不临朝”。方才升殿，又“等不得散了”，就要跑去看她，把国家大事早忘的一干二净。直到毛延寿已经叛国投敌，匈奴使臣拿着毛延寿献给单于的美人图到朝廷索要王昭君来了，他才如梦方醒，想起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能为他退兵的人，“都是些畏刀避箭的”。作为尚书令的五鹿充宗也奉了匈奴使臣的话来逼迫元帝：“他外国说陛下宠幸王嬙，朝纲尽废，坏了国家。若不与他，兴兵吊伐。”又把导致国家衰败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一个弱女子的身上：“臣想纣王只为宠妲己，国破身亡，是其鉴也。”把王昭

君与历史上的妹喜、妲己与褒姒进行类比。这样的剧情处理和刻画，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本质，而且赋予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以典型的悲剧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仅仅只把原剧作为一出爱情悲剧来看，显然是不够的。全剧把昭君出塞作为元帝与朝廷文臣武将、匈奴与汉朝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从而使元帝与昭君个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深深染上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色彩。

原剧还特别创造了王昭君在番汉交界处舍身殉难的情节。由于王昭君的慷慨殉难，既保全了民族气节和对元帝的忠贞，又达到了汉朝和匈奴和好，并使毛延寿被送回汉朝处死的目的。王昭君以身殉难的悲壮之举，与汉元帝的屈辱求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情节的安排，充分地反衬了以“女色败国论”来文过饰非的大臣们的怯懦和无耻。

《汉宫秋》原剧大约 8000 多字，出场的人物只有汉元帝、王昭君、毛延寿、呼韩邪单于、五鹿充宗和匈奴使臣六人，故事情节也比较简单。作为杂剧，作者在艺术地对昭君出塞故事的悲剧处理上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但是，要把这一本著名的悲剧故事改编成十余万字的小説，却实属不易。就《汉宫秋》杂剧而言，剧本原是为舞台表演而创作的，其表现形式和内容都必然要受到舞台时空限制，加上元杂剧较为固定的“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决定了原剧不可能用大量的篇幅对人物形象和更广泛的社会内容进行充分的刻划和描写。事实上，杂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某些社会环境的反映，是靠舞台背景的设置和演员表演的“视觉艺术”来完成的。在古代杂剧剧本离开舞台完全成为一种案头文学形式摆在一般读者面前的時候，历史的时空距离势必会给人们理解原剧的思想内容造成一定的“隔膜”。因此，利用小说这种现代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古老的杂剧进行改编，对于推陈出新，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无疑也是一项有益的尝试。当然，改编后的

作品不可能也不应当只是原作的一个简单的“翻版”。

在改编过程中，笔者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对元帝与昭君之间的爱情问题不易把握。《长生殿》的作者洪昇曾说：“情之所鍾，在帝王家罕有。”因为封建帝王之家，鍾情总是意味着玩弄女性，试想后宫三千佳丽，皇帝如何能有真正的爱情！但如果元帝对王昭君的爱情缺乏一定的“真实”成份，那么改编后的小说也就失去了“爱情悲剧”的意义。为了使改编后的小说仍然符合原剧“爱情悲剧”的范畴，笔者在故事的情节上进行了大量的“扩容”和调整，以较大的篇幅对汉元帝刘奭的人物性格进行了刻画，尽量使元帝的性格和对昭君的爱情发展符合“逻辑”。如写了汉元帝幼年失母，身处明枪暗箭的深宫之中，危如累卵，直到他与司马良娣的一段爱情悲剧，以此来为后来的元帝与昭君的爱情悲剧作铺垫。同时，笔者把司马良娣与王昭君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牺牲品来处理，试图通过这一悲剧，揭示出较为广泛的社会内容。这样的“扩容”显然已超越了对原剧“改编”的范畴，也许读者会认为与原剧的情节有所出入，但笔者认为，“改编”的本身也就意味着对原作进行“加工”和“再创造”，否则只是一味的照猫画虎，形同翻译，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这里还牵扯到一个“真实性”的问题，需要作一些说明。作为一部取材于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的真实性应当包括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性两个方面。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和反映，因此，我们不能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混为一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小说就可以完全脱离历史的背景而随意编造。笔者认为，艺术的真实只有与历史的真实相结合，才能使“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性格发展更加符合生活逻辑。就历史的真实而言，昭君出塞的事件发生在西

汉元帝末年，而西汉正是从元帝时开始，走向了它的衰落时期。这一时期，西汉中央政权开始衰弱，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阶层，威行兼并，成为新得势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和商贾豪强由于政治势力较弱，逐渐成为下层豪强。上层豪强和下层豪强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等方面虽然存在着矛盾，但在破坏中央集权方面则起着一致的作用，而元帝重用宦官，又给朝政带来了极大的危机。《汉书·佞幸传》记载：“元帝继位数年，（弘）恭死，（石）显代为中书令，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辟，建白以为‘……宜显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不得复进用……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依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在小说中，笔者侧重围绕这一历史背景来展开情节，把人物放在这一“典型环境”中来塑造，力求使艺术的真实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结合起来，这与马致远在杂剧中侧重突出民族矛盾的写法是不尽相同的。笔者这样处理，当然不是要把文学作品简单地还原成历史，而只是希望能使作品艺术的真实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样做是否妥当，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汉宫秋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祸起萧墙	(1)
第 二 章	正君入宫	(9)
第 三 章	飞龙在天	(18)
第 四 章	诤臣入狱	(24)
第 五 章	无为而治	(34)
第 六 章	五鹿入相	(44)
第 七 章	物以类聚	(52)
第 八 章	皆大欢喜	(62)
第 九 章	酒后真言	(74)
第 十 章	密授机宜	(84)
第 十 一 章	牢梁其人	(90)
第 十 二 章	相女妙说	(101)
第 十 三 章	采选宫女	(108)
第 十 四 章	冤家路窄	(117)
第 十 五 章	花开花谢	(123)
第 十 六 章	平戎之策	(130)
第 十 七 章	琵琶传情	(138)

第十八章	官中泄密	(155)
第十九章	昭君受宠	(162)
第二十章	延寿出逃	(169)
第二十一章	丧家之犬	(175)
第二十二章	投敌叛国	(186)
第二十三章	昭君出塞	(196)

第一章

锅起茶端

汉太子刘爽正在北宫甲殿为爱妾司马良娣不明不白地吞金死去而伤心得发疯，忽然听见宫门外当差的内侍石显公鸭一般的噪音高声喊道：

“张常侍到——”

声音尖细而又干涩，仿佛是憋足了劲仓促冲出来又遇到阻力拐了弯的一声惊叫，叫人感到很不自在。太子和殿里的宫女都同时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就见未央宫椒房殿的张常侍已经迈进了殿门。

太子的心中一阵忐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站在几案后看着张常侍那张找不到一根毛活像个肉球的脸，仿佛想从那满脸的油亮中读出点答案来。

张常侍今年四十多岁，在宫中侍候玉皇后已经十年有余，对皇宫中的一切熟悉得就像不用伸手就知道自己长了几个指头一样。可能是在宫中当差太久的缘故吧，他的腰老是那么向前弯着，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迈着急促的步子，脚步轻轻落地没有一点声响，整个身子活像一只晒得半死的蔫不唧唧的大虾米。

进了殿门，张常侍仿佛只用鼻子就已经嗅出这里的气氛相当紧张，赶紧把与生俱来的媚笑全部都摆到脸上，用他那种女人般

尖细的声音对太子刘奭说：“禀太子殿下，皇后召殿下到未央宫叙话。”

太子把张常侍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最后又把目光落在了那张肉球一般的脸上，意思是想知道皇后召他有什么事情。看了半天张常侍却再不出声，那张油亮的脸上仿佛凝固了的表情僵硬得叫人伤心。太子见在他的脸上读不出什么答案，只好把手摆了摆，随口说了句“知道了”！就把他打发走了。

太子刘奭，是一个内心十分孤独的人。二十四年前，做了不到两个月皇帝的昌邑王刘贺不行君道，秽乱宫廷，大将军霍光就以三朝宰辅、托孤重臣的身份，率领群臣把这个昏君废了，又从长安城中找回流落到民间的汉武帝的曾孙刘询，把他扶上了皇位。这就是太子的父亲，当今的天子汉宣帝陛下。

宣帝做了皇帝后，先立了结发的妻子许平君为皇后，就是太子的生身母亲。大将军霍光的夫人霍显对此很不满意，暗中买通了宫中女医淳于衍，在许皇后分娩的时候，用毒药把她害死了。随后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送进了宫中，又指使一班大臣奏请立霍成君为皇后。宣帝是靠了霍光才当上天子的，见了霍光惧怕得就像老鼠见了猫，哪里敢违拗大臣们的意见？

霍成君被册封为皇后之后，又担心宣帝立许后的儿子刘奭为太子。因为按照当时的礼法，嫡长子一般都是皇位的自然继承人，这就叫做“大宗为嗣”。这样一来，她将来生个龙子出来，岂不是只能做个裂土而封的诸侯王？所以就变着法儿想把刘奭弄死，只是苦于宫中保姆和内侍们看得太紧，几次下手都没有成功。没过两年，大将军霍光一命归西，霍显和霍皇后害死许后并几次三番谋害皇嫡长子的事情败露，宣帝把霍家满门抄斩了，霍后也被贬废到上林苑的昭台宫，不久自杀，刘奭的命才算保住。

霍皇后被废掉以后，宣帝把宫中没有生过皇子的婕妤王氏扶正为皇后。为了防止将来再发生为争夺太子的位置而引起的流血

事件，干脆就确定了刘奭的太子地位，并命令让王皇后母养太子。

这一年，刘奭才十三岁。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太子刘奭开始明白了他每天斗鸡走马玩得津津有味的深宫内院，原来竟是如此的阴森可怕。他开始对周围的一切都怀疑起来，不敢相信任何人，生怕有人再用毒药把他送到黄泉路上，与他寂寞的母后做伴。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城东南杜陵南园深深的泥土之下的情形，一种无形的恐惧便闪电般地震撼着他的心灵。

太子刘奭孤独寂寞、无可奈何却又无法把心里的想法向任何人讲，生平第一次感到失去生身母亲的恹惶。他在感情上不仅与王皇后沟通不起来，就是与自己的父皇宣帝陛下也难以沟通。他明白，只要有一天王皇后鼓起肚子来“出溜”生出个儿子，或者其他的皇子在父亲面前得了宠，他的日子就都过不安生。他虽然贵为太子，但却每天提心吊胆地活着，由此逐渐失去了少年的天真烂漫，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太子刘奭就这样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他的二十岁生日。

按照当时的风俗，二十岁被称为“弱冠之年”，意味着人生旅途少年阶段结束，开始步入成人的行列。就在刘奭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的父皇为他举行了全世界最隆重的“冠礼”，并让王皇后在后宫良家女子——也就是所谓的“家人子”中挑选了十二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赐给他做妻妾。

按照当时的礼制，太子的妻妾分为妃子、良娣和孺子三个等级。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突然间有了这么一群美貌女子伺候他，着实让他心花怒放地忙了一阵子。等他疯狂地与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演练了那令人魂牵梦绕、心神摇荡的一幕幕喜剧之后，没过一年，他却又陷入了更深的悲哀之中。

他发现她们对他的笑脸、温存全都缺乏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情，

她们的内心世界与脸上的表情常常明显地处于完全矛盾的状态，不管内心怎样，外表总挂了一种木然呆板的笑容。她们都想用这样的笑脸从他身上达成自己在精神上、物质上和地位上的奢望，却全然不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无法满足她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原先那些温顺贤淑迷人的脸孔，逐渐地似乎都改变了模样。她们互相拆台，争风邀宠，一个个都恨不得让其他的人都死掉，只让自己活着。只要有机会和他在一起，她们总要想设法巧妙地把其他的妻妾编排一气，聒噪得他心神不宁。

在他所有的妻妾之中，只有司马良娣与众不同。

司马良娣是茂陵富人司马商的女儿，曾祖父就是武帝时用琴声挑逗了临邛富人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私奔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司马良娣从小熟读辞赋文章，熟知历朝人物掌故，弹起琴来如行云流水，兼有司马相如之才和卓文君的美貌。

最叫太子喜欢的就是她很善解人意，会用她的琴声慰藉太子寂寞的心灵，使他愁云顿开，烦恼俱失。她也从不在太子面前诋毁其他任何妻妾。因此太子就把心思全都用在了她的身上，很少顾及其他的妻妾。

太子的心里只想着司马良娣，自然就冷落了别的妻妾。被冷落的妻妾们个个怨气冲天，反而团结起来，把怨恨都集中在司马良娣的身上，在背后冷言冷语对她造谣生事。有的说她是对太子使用了邪术，有的骂她妖媚惑主。

有一个良娣私下里悄悄告诉另一个良娣说：有一次她侍候太子睡觉，太子亲口告诉她说与司马氏在一起，常有一种如痴如醉几乎就要融化的感觉，敢情司马氏就与别人真的不一样？

这些话逐渐在宫中传开，于是乎大家就都猜测说司马氏或许就像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大概是狐狸精投胎，专门到宫中迷惑太子的吧？

后来就传说有人曾在司马良娣居住的丙殿，看见一只银白色

的狐狸，一晃就不见了。这些话越传越邪，闹得满宫的宫女路过丙殿，都总想斜眼朝里看一看司马氏的卧榻之上有没有躺着一只白绒绒的东西。

这些传说不胫而走，不知怎么就传到了王皇后的耳朵里。皇后大吃一惊：倘若传闻属实，汉家的天下岂不就要毁在司马良娣的手中？即使传闻是假，后宫中闹得沸沸扬扬，也是有伤国体的事情。一旦让皇上知道了，起码也要责怪她治内不严，有失皇后之职。

于是，王皇后立刻命人先把丙殿的宫女一个个传来仔细查问。宫女们哪里敢子虚乌有地胡诌，就都异口同声地说司马良娣对太子的百般好处。王皇后听了反倒更加生疑，心想：这司马良娣果然手段不凡，连这些宫女都替她说好话，分明是有些来历的。她听人说商朝的妲己临死之前，差点迷惑得刽子手对她举不起刀来，看来说不定还真有此等妖媚之人不成？

想到这里，王皇后便杏眼圆睁，蛾眉倒立，变了脸色怒喝道：“谁让你们说这些来？我只问你们司马良娣是用了什么法儿哄得太子只在她一个人身上用心，宫中的风言风语又是怎么回事？”

王皇后发了半天火，也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又不能对太子说什么，只得凤驾亲临，到太子宫中查看，仍然没看出什么破绽。便把包括司马良娣在内所有的太子妻妾都召到丙殿，讪讪地与她们絮叨了半天为人臣妾之道，绕了几个圈子后，末了才特地嘱咐她们不可令太子过分沉迷于闺房床第之乐，如此这般，方才起驾回宫。

宫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太子哪里知道。

这一天刘爽在外贪吃了两杯酒，回到宫中已是二更时分，就想到丙殿找司马良娣叙话。远远听见隐隐约约传来一阵琴声，他便让随从的内侍都住了脚步，自己屏息侧耳仔细倾听。

那声音起先还如缕缕白云飘过，继而就如黑云压顶，狂风怒